

※

他赤足立於嶙峋的礁石好一陣子了。

路人或許會留意到在海風巨手之下，其單薄的衣衫正被粗暴扯動著，但阿皓猶如望夫石那般，動也不動。狂風低鳴，雲層深處不知翻湧著什麼，幽暗深邃的海面推擠起層層浪，彷彿任何一艘船來此，都會進入潮間醞釀，等待爆發。

累積在他手機裡的訊息多到滿溢，他卻氣力全無。

印尼雅加達北部外海的千島群島（Pulau Seribu）翻覆的快艇，正是母親吳嬌蓮前往旅遊之地。撥打給旅行社的電話遲遲未通，新聞報導裡「一名台灣籍乘客下落不明」的說明，更讓他焦慮不已。

「阿皓！快回來！民宿的客人們都在等你——還有一通電話……」

一名長髮白衣女子的聲音牽動了海邊那尊石像，只見他立刻轉身，示意讓他騎車。

李昊婷抓著楊皓然的腰，感覺他的呼吸依舊繃著。

這是她嫁來金門的第一年，她還在習慣台灣之外的島嶼生活。

※

我是金門人，祖上以前很窮，所以我立志要考到好的大學，為爸媽減輕負擔。我希望能夠承繼家族的教誨，在系上努力讀書，一樣，拿到書卷獎。

李昊婷不太明白新生訓練第一天，為什麼這同學說起自己的祖上，她對剛剛才搭話的薛琬瑩悄悄話，為什麼他要說這個？

擁有一雙美眸的薛琬瑩細緻地搖搖頭，表示自己全然不知。

皮膚呈現金屬銅亮色的楊皓然說完後，便坐到附近的位子坐下，李昊婷瞄了一眼，對於臺上教授稱讚他頗有參加演講比賽資質一事，她不置可否。

考進這個系所第一名的李昊婷，生於一個普通公務員家庭，不過她深知自己頗具天分，高中時代的成績或寫作參賽名次都不錯，算得上是校園名人。

現在，對於這個立志獲取第一的同學，她倒想知道他究竟能否知行合一。

大一那年，李昊婷留意到她必須很努力以維持班上第一。然而這份努力很快在學長猛烈追求下，她放棄執著。從小就沒有戀愛機會的李昊婷，面對才子的浪漫毫無招架之力。

她從宿舍搬進學長個人套房，那是鄰近大學教授日式宿舍群的租賃處。某日起，她發現窗前景竟有繁花如繁星在微風中輕輕搖曳。那株灰白色樹皮與掌狀光滑複葉的大樹，自冬末起，粉紅細緻的雄蕊絲點綴其中，雌蕊輕盈伸展，先是雪白，後隨著時間推移染上一抹柔和的黃。李昊婷留意著成片宛若蝶群紛飛的樹之花海，吸引不少巷弄間的行人駐足仰望，舉起相機捕捉美景。

學長在她耳畔低喃，這是加羅魚木，四十年前被誤以為是菩提樹而種下，後來才曉得是一場美麗的誤會。

為什麼是魚木？她覺得這名字真奇特。

因為漁夫會把樹材雕刻成小魚狀，用來釣烏賊。學長的金邊眼鏡略微低垂，而李昊婷不禁紅了臉頰，默默伸出手。學長釣起她的手，穿過腋下，來到胸尖，也嘗試釣出她最柔軟之處。李昊婷默誦起昨天課堂上的漢樂府，那兩句「只緣感君一回顧，使我思君朝與暮」尤其令她緊緊攀住對方的腰，最誘人的文情合一。

李昊婷確實看學長什麼都好，字飄揚逸興，人也端正。迷住她的都那麼強烈，整個春天鼻端都瀰漫花粉，她不是水草，而情願做噴不出墨又一次次被捉住的烏賊。那顆瑰麗的心啊，她是相信那份真，因此，突然走不進學長住家的門，在門口猛敲之後，旁邊的大嬸好心告訴她，那房子不租人了。

瘋狂打電話，到系館堵人，各種明事暗裡都做了，那木刻小魚般的信物匿蹤無形。甚至，李昊婷都懷疑起有沒有跟這個人在一起過。

室友薛琬瑩照顧幾乎沒有生活能力的李昊婷好幾日了，她仍沒有絲毫動力。另外兩個室友是他系的，或許是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告訴李昊婷，那學長是校內有名的海王。

海王就海王罷，李昊婷關機，課也不去上了，直到寢室電話瘋狂響起。

「喂，妳是李昊婷吧？你什麼時候準備要一起討論報告？」電話那頭的聲音猶如引燃的炸彈。

李昊婷心想，一間寢室有四人，不確認名字開頭就罵，她索性大聲回覆：「你是誰？這麼沒禮貌，我跟你同一組嗎？」

「對。當初就是有人表態一定要跟我同組，好測試一下書卷獎得主有沒有這實力。」

李昊婷從床上坐起，這是她私下跟朋友宣誓過的，因為她實在不相信有人可以勝過她——要不是自願走進學長的戀愛網羅——怎麼有可能勝過她？

而今成為同組的嘲弄話題，她一鼓作氣跳下，迅速梳妝打理好，便久違地重回系館了。多年後李昊婷回望，拉出他們緣分的起點線頭，一路有如曲折海岸線，任誰也沒想過，她將來的某天將成為離島的住民，並與這戰爭遺緒之地緊緊相連。

※

大學畢業旅行，全班投票票落離島。李昊婷對濱海景色不太有興趣，可是拗不過一眾興起。

馬祖、蘭嶼、綠島、金門，選哪個好？李昊婷身為班代，自然得詢問同學。

去金門走走啊！

對，我附議，那個楊皓然不就是金門人嗎？讓他帶我們去點特別的地方。

你什麼表情真噁心。

我說的是美食跟美酒好不好！我早就想試試看金門高粱了。

在臺北待上四年的楊皓然，膚色似是褪白，在班上同學眼裡，普遍認為他相較大一時期，現在不僅成熟可靠，待人接物也有一套。

你們確定要來金門嗎？楊皓然發出的狐疑，讓同學們更加好奇。

欸，你別擔心，我們絕對會在伯父伯母面前說你好話的。

楊皓然聽完，僅是牽動嘴角，倒是再沒說什麼。

搭船出發的第一天，全員在顛簸中狼狽上岸，臉色刷白，浪漫的期待化為戰地洗禮，環島的戰備車轍道、田野間的反空降樁，全都後退成背景。

大夥跟著楊皓然，走進他口中的「山后中堡十八間」，說是別忘了欣賞精美的石雕和華美的交趾陶，但穿著短裙的女孩們只在閩式建築略蕪一番，三倆選了十八間巷弄拍照。

趁太陽還沒落，我們去金水國小和得月樓吧！有水頭富，無水頭厝，你們不曉得，那一區有錢也不一定蓋得起。楊皓然顯然一回到故鄉就是頗有責任感的地頭蛇，就這麼讓大家行軍式地跟上。

班上都聽得出來他對洋樓頗有研究，李昊婷仰望他口中的得月樓，好奇牆面上的孔洞。那可以拿來設槍眼，看是要防禦還是射擊。喏，妳看，另外那區是可以用來掩飾主屋的假樓。李昊婷哇了一聲，對她來說，這簡直不可思議。她看向班上同學，一半還在暈船，另一半則支起傘來，大概是拍了幾張照片後，嫌日頭過赤了。她倒興致勃勃地羨慕起抹去戰爭痕跡後的金門。憶起老家，總是被縣長以第七都號稱，在各報導裡比讚的虛浮笑意貼滿各種交通廣告。相較，這裡盡是保存完整的祠堂或洋樓，對稱的建築，磚瓦或石材興建的方式，色調材質均穩重，然而作為裝飾的磚雕和泥塑，加上隨處飛揚的燕尾屋脊，整體延展出優雅又昂然的氣勢。

我們現在知道楊皓然很懂金門文化了。不過，大家都想先回民宿休息。

有人拉了拉李昊婷，她點了頭，便請楊皓然帶領入住瓊林聚落。

入住登記辦完，所有人都散落在這美麗堅固聚落的角落裡，或相約吃飯把握最後相聚時刻，或有人願意獨自探索這座島嶼上反空降堡或戰備坑道。

班代責任不是保姆，李昊婷點到為止。她準備利用晚間微光，尋找風獅爺。

她途經幾座殘敗的老宅，透過歪斜凹陷的牆面，黑暗中的雜草正蓬勃著屬於初夏的氣息。其中她確實尋到特別可愛，位於屋脊、牆垣，乃至鑲於壁上的幾尊。至於傳說設於設在村落外圍的迎風口處，卻沒有斬獲。

她正懊惱之際，便看到楊皓然朝她揮手。迎面穿著短褲短袖涼鞋的自在模樣，使她意識到楊皓然本就是海之子。

「妳找到幾尊風獅爺了？」

「不多，就這些。」她來回移動相機景窗的畫面。

「在我們這兒是鎮風壓煞的功用，妳要不這幾天趁機買一個回去？」

「真有用啊？」

「說有也有吧，小時候我爸就啟程去南洋，聽我媽讀我爸寫回家的信，除了報平安，也說起還好有風獅爺幫忙擋煞。」楊皓然說起父親的神情，彷彿論及一則險惡的天氣預報。

「我想聽，你爸發生了什麼？」

「妳有聽過『落番』嗎？我們金門人早期為了躲避戰亂和貧困，紛紛漂洋過海，到南洋討生活。」

李昊婷確實沒想過有這樣的歷史，一時沉默著。

「要不，我跟妳說說我爸在南洋的故事？」楊皓然示意她走向路旁的機車處，「我載妳到真正的老家？」

海風挾帶著李昊婷頭髮紛飛，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潮濕鹹味，當機車緩緩停下時，黝深的大海赫然在旁。

「這裡怎麼有一台戰車？」

「它是 M18 地獄貓式驅逐戰車，二十幾年前是戰車射擊訓練之標靶，後來訓練場沒了，只留下它當作見證。」

「你知道得好清楚，那你爸跟這戰車有關嗎？」

楊皓然搖搖頭，「我們家就在走路十分鐘的歐厝聚落，但如果說起我爸登船的地點，那得沿著這條路騎到同安渡船頭。當時，想出外打拼的人多，即便結婚生子，家裡也多半會點頭。」他呼了口氣，「畢竟這裡貧窮又常有戰爭威脅，所以，確實遠離家鄉去賺僑匯更好。」

李昊婷有預感她會聽到很多，內心遂猶疑也有些欣喜，她能感覺自己就快接近那輛戰車。非關戰爭，但是一剎起心動念，能改變家族許多，這是她所預感的，正如所有戰爭遺留的痕

跡或物件，它們在風化的沙丘成為一個指針。

※

大學畢業前的那趟旅行，成為李昊婷與楊皓然關係的轉折。

那夜的楊皓然話多得跟子彈，劈哩啪啦射出本就裝列在彈匣的庫存一次傾銷，她苦笑於自己突然從競爭對手變成樹洞。

其他同學搭機返台，而她仍堅持乘船。楊皓然站在碼頭邊相送的表情，讓李昊婷憶及他說起父親初登船之日。

那刻起，她才知曉他正是說故事好手。楊皓然說起他父親的信，縱使李昊婷一封也沒見過，不過楊皓然巧思重現的方式是，他錄了父親信件的有聲書。

某部分，楊皓然轉譯母親記憶中的往事，另一部分是保存在防潮箱裡的手寫信。

——天空厚重的雲層如同沉甸甸的鉛塊，海風是困獸，各家叮囑的聲音如密集雨點，連同白日暗落的天際，所有臨別時顫抖的手，都有斷堤洪水的痕跡，任何聲音皆被呼嘯海風吞噬。那什麼破船啊，一隻佈滿歲月傷痕的蜈蚣在洶湧海面上掙紮爬行，發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吱嘎的哀鳴，狹小逼仄的船艙如令人窒息的牢籠，擠滿了所有離鄉人。

楊皓然轉譯父親所見，母親之語，猶如轉譯漫長顛簸的航程如殘酷的人生預演，暈船之苦翻江倒海，難以忍受的饑饉終於成為無底黑洞，疾病潛伏如獸，每條性命皆是風中燭火，狂風吹滅的危險隨時都在。

她與他共用藍芽耳機內的聲音，也是楊皓然本人的。她沒能開口問，既然都在沙灘上吹海風，聲音亦可放送才是。她沒有深刻自問，透過耳機如此貼近自己的聲音，是否暗示了什麼。

——陽光如同無情長鞭狠狠抽打著大地，滾燙的熱浪迎著疲憊如倦鳥的帆船。身為一位異鄉客，親眼看著茂密雨林好似綠色的巨蟒，鬱鬱蔥蔥，遮天蔽日。四周形色各異的人們膚色各異，語言不通，口中不停歇的招呼著。那令人聯想張牙舞爪如獸的奇異植物，四季肆意生長，時有濃鬱陌生的氣息擾動心弦。

李昊婷第一次聽到「估俚間」，那是苦力組織，由舢板業者集結，專門替運送貨物的木船，就靠他們這些外來人力劃動。

楊皓然錄製的描述中，她能想像木板和茅草搭建而成的棚屋似火柴盒，供給金門的落番者歇居之地，擁擠、汗臭與令人不適的黴味交雜。一日的苦力讓夜幕一到，就有此起彼伏的鼾聲，潮汐聽來總類似，但是肉身所能感應到的，依然不同。

李昊婷在交通船上，感受著金門往返台灣之間的浪潮，胃部也不免翻湧著一股推力，當

她繼續往下聽，那便是赤裸上身的苦力，每天的日常——負重和燠熱逼出汗水，成千上萬的肉身，忍受渾身毛孔像是被擰乾，汗水滴落在滾燙的甲板，留下鹹澀的痕跡。與此同時，她想問楊皓然，他的父親是否也喝過同鄉遞來的竹筒水壺，哪怕其中帶著一絲泥土腥味？想家而無人言說時，會在何處何時清醒？

她訝異自己如此著迷於楊皓然的錄音。

「你怎麼有設備？」

「這簡單！我在衣櫃裡放一張小桌，駕著兩顆厚枕頭當作隔音材料，然後，麥克風擺在兩個枕頭的交界處，也就是可以剛好塞在兩顆枕頭之間，這樣錄製起來，就能有不錯的音質。」

「看不出來你這麼專業。」李昊婷確實有點吃驚，因為在她眼裡，後來加入系排的楊皓然，比較像是沉迷運動而忘卻本科的人。像是那種，大家都會戲稱，主修社團、輔修中文。跟大一時期相比，她不得不承認楊皓然身形線條變得俐落結實，臉也變得立體英氣許多，甚至她有錯覺，他似乎又長高了些？或許是這樣，他不缺女友，一任一任之間排著隊。

李昊婷腦海閃過走在坑道的場景，楊皓然身邊擠上班上那幾位活潑的熱舞女孩，她不自覺嘖聲，誰想排隊啊！

楊皓然其實幾度望向她的方向，口中喊著，班代！班代！

她沒注意到，逕自走離。

黑暗中的石壁反射出微弱的光斑，愈走，坑道靜寂感益深，偶有水滴從洞頂墜落，在水面上激起一絲漣漪。李昊婷知道此處暗藏著數十艘遊擊戰艇，而這座以軍士徒手挖掘的地下迷宮，或許正是她能夠平安待在此處的遠因。

李昊婷赫然驚覺，長年待在島嶼一隅的雙眼，似乎開始看向不同的所在。

※

選擇看向什麼，生活的輪廓和色彩便澈底不同。

李昊婷沒有一次想過，她會成為金門的媳婦。誠如她曾發自內心認為楊皓然應該有機會出國留學，成為一位學者。她不曉得這跟金門文風鼎盛有沒有關係。相較來說，她自小居住的區域沒有一間像樣的書店，也未曾聽聞附近有什麼進士第或書院。因此，回鄉這個選項對她來說幾乎是閉門羹，她親自關閉了這扇門。

生活在戰爭前沿的彈丸之地，意謂著終有一日的遠航。當李昊婷聽到求婚證詞時，浮現在腦海的第一個念頭便是這。她有其他選擇，只是她不願強迫楊皓然搬離老家，尤其當他說起自己想將楊式古厝用以經營民宿之際。

根據楊皓然確認，這棟建築是楊力寶傑出的一手，甚至他留下幾種建造的手繪圖樣。他

記得母親每在父親預計返鄉的日子輾轉，他隔著房門都聽得見母親頻頻起身的聲響。凌晨無眠的烏髮，而時差的彼端亦潛伏於夜，丈夫那頭走進夜幕如絨，稀疏星光，一彎清冷月牙，加入割膠行列。她想像丈夫頭上戴著礦燈，忽明忽暗的光暈使膠農猶如夜色中移動的鬼魅。拿著刀，彎腰，熟練精準地劃破橡膠樹粗糙的樹皮，刀鋒輕巧而又準確地在樹幹上游走，劃出一道細長的傷口，緊接著是運刀、收刀。乳白色的膠乳，緩緩從割開的乳管中滲出，沿著預先安置的鐵皮導管，滴滴答答地落入下方的容器中。破曉之前，得盡可能完成割膠工作，因為太陽升起前的低溫和濕潤，讓膠液最易採收。只不過，點燈割膠，須忍受蚊蟲瘋狂叮咬的侵擾。除此，廣袤膠園也是廣袤的孤寂，得自己聽自己刷一聲，一道割膠刀留下的聲響。

這些在困倦的楊力寶耳裡，都作繭，必須纏成未來的喜事。他寫的信中，喜多憂少，彷彿熱帶即使天使，他必要堅信。

堅信才有喜訊。

李昊婷就此知曉她的婆婆吳嬌蓮是這樣的，她不在孩子或公婆面前顯露絲毫脆弱。不過，總那麼恰好，她清楚楊皓然總能撞見母親的夜半夜曲。那是首期盼平安，祈禱周全的搖籃曲，讓丈夫遇見的大海緩緩搖盪。

李昊婷知道婆婆決意嫁給公公後，便知曉未來命運的譜系。楊皓然唸了大學期間，他回鄉，公公離鄉，他們之間的錯身幾度，而幸而通訊的發達，讓他略能追索。

遷移到台灣的楊皓然，慢慢藉此知曉自己的父親換了幾個工作，初時從事舢舨工作，划槳不停，收入也經由渾身苦勞的氣力換得。但是，並非所有划槳的價值都等價，能載蔬果的較有利市，舢舨必須到划港口外，跟著貨輪進港、下貨，被貨物壓傷或整船翻覆葬身海中亦非罕見。舢舨這行，不僅換得一身黝黑、頭髮焦黃，皺紋也比同齡者更易浮現。

李昊婷也聽過，楊皓然印象中，童年時所見的父親黑膚乾瘦，比起照片中跟母親合影的那位，老上許多。金門人冒險渡海的第一站，總是格外艱辛。不過，生活的方式卻仍不能自由選擇，他們依鄉里不同結成卅多個社團，而每個人會根據姓氏暫居屬於自身姓氏的居所，當時，公公楊力寶便住進當初湖峰社的估俚間裡，蝸居一年，才換得割膠的工作。

「在這麼小的島嶼上，什麼秘密都有，什麼也都不是秘密」，楊皓然曾對她說，「那是我升上高中的小年夜，難得父親在家，但是晚餐沒多久，我就知道氣氛不對。」

「為什麼？你們家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李昊婷不從錄音檔，而是聽著本人述說，她的感覺很微妙。

「我爸啊，那時已經決定那日要隨著遠洋貨輪出海。從小到大，他決定的事情就是決定了，所以我就帶著弟妹很快扒完飯，就跟我媽說要帶弟妹去阿姑家。不過，我當然送走弟妹之後，自己又回家了。站在家門旁，聽著爸跟媽的對話，其實是件很神奇的事情妳知道嗎？

因為一年到頭，我能見到我爸的機會真是少之又少。」

「所以，你們基本上都是媽媽帶大的……，」李昊婷抱住他，「難怪上大學時的自我介紹，你會那樣說。」她露出一絲覺得好笑，卻又替他感到悲傷的神色。

「嗯，我還記得媽一直問爸，為什麼這次非得又要出遠門？但爸說來說去都是，媽一人在老家拉拔三個孩子不容易，他得多賺點，好讓你全家人日子無後顧之憂。媽當然反對，我已經不只一次聽過街坊鄰居閒聊時說起，離開金門到南洋去討生活的，賺錢歸賺錢，可是也容易花天酒地，甚至偷偷娶當地的女子。」

「這是無稽之談吧！」李昊婷難以理解這樣的說詞持續流傳，「等等，你不是曾經跟我說過，金門不斷有鄉親前往南洋嗎？」

「是啊，可是，在這裡誰認識誰是很容易的事，住隔壁村的、跟你有遠房親戚關係的，就算你不想知道，也一定會有人想要熱心分享。」

「媽如果常聽到這些，難道不能當成吃飽太閒的耳語？」

「哪有這麼簡單。」楊皓然圈緊雙臂，「在這裡，說話就好像幫土壤施肥一樣，風大、土壤貧瘠的所在，有了這種加油添醋，連花生、番薯都變得好吃了吧。」

李昊婷忍不住翻個白眼，慶幸自己在相對都會化的地區長大，「那爸怎麼想？」

「媽哪可能會告訴他這種風言風語。而且，確實他打定主意，想要依循著先待幾年遠洋貨輪，再把資本拿去『九八行』。」

「我從沒聽過，這是什麼？」李昊婷沒想過自己大學畢業前夕因為跟著楊皓然來到金門的旅行，改變了自己，也改變了他倆未來的關係。出於好奇，她申請到金門實習，而碰巧得知她規畫的楊皓然，自告奮勇替她找尋租屋處，分享四季所需、人情掌故等。

益發頻繁的接觸，加上一次意外，他們正式在一起。

李昊婷沒料想到，那場意外竟與她曾問過的「九八行」相關。

「所謂九八行，就是一種批發土產貨物、徵收佣金代理的商號，因為佣金比例固定為2成，結算貨帳，一律九八扣交，所以俗稱九八行。就我知道的，早期運送過程是當地把土產裝入袋子後，以帆船大舟運至新加坡，交由九八行簡單加工後出售給零售業者，等售出後得到現金，才支付印尼原料商。」

「今日做生意就是銀貨兩訖，那這九八行能進行下去，不就要互信程度很高才能做到？」李昊婷有點不敢相信這種做生意方式。

「對啊，通常雙方都是同族或同鄉。其實還不只，原產地載土產的貨輪、卸貨到港口的舢板、在港口負責將貨送到各個九八行的苦力，都是金門人！」

「同鄉的生活跟經濟都緊緊綁捆一起耶！」

楊皓然嘆口氣，「我爸也就是這樣跟人鬧翻的。最早期從印尼進口的土產，多半由印尼那邊的金門鄉僑股東負責收集，而那些經營九八行的頭家，會在中午到新加坡廣播電臺，打探《行情報告》。反正呢，聽說是我爸那天有急事，拜託同樣經營九八行的另一個頭家，也是同村的，委託他打探，結果對方怕我爸的經營之道，所以偷偷浮報了價格，導致後續一連串的效應。」

「爸虧很多錢嗎？」

「倒是沒有。但商號信譽大受影響，所以爸心灰意冷之餘，就回家鄉了。妳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嗎？」

「他怎了？」

「第一件事就是拿圖紙找人蓋這棟閩式洋樓。我媽不肯，說是家裡有那麼多孩子正在讀大學，可是……」

「或許媽也了解到爸的處境。對他來說，辛苦了一輩子的證明，可能就在那棟房。」

李昊婷見楊皓然起身，便跟著他，走出這棟房。

「鄉人都說，這棟樓也算是本地師傅的傑作了，四房合一廳的傳統概念因為增設外廊，你看，本來的天天井空間，成為我們家家務勞動的場所；祖媽廳位移往二樓，一樓就像是我們家的客廳。我爸很要求裝飾，正面山頭就讓師傅盡量裝飾，什麼象徵吉祥的、或是我爸在南洋見聞到的圖樣，都雜燴在一起了。」

「我覺得很美。」她撫過外廊有列柱、平樑、圓拱的所在，仰望二樓及屋頂女兒牆有精緻泥塑或雕刻的山牆裝飾。正面山頭的華麗感來自巴洛克風格，盾牌與天使俱在。這棟樓旁原先就有一棵台灣苦楝，曾一度讓她誤以為是加羅漁木。不過一轉頭，李昊婷記得楊皓然惋惜的神情：「可惜這房子蓋好時，我們都得離家讀大學了，只剩爸跟媽。」就她來說，此等執念不可思議，卻又得以想像，她身上亦藏有某種執著，學了十多年的鋼琴，最終因為一次意外導致左手韌帶撕裂傷，便從鋼琴夢的位置退下，進了普通高中。

所以，她能想像公公最終的選擇。

這段回憶太傷痛，所以她是從楊皓然錄製的音檔裡知道的。

——我爸監工，將起家厝蓋好之時，全家齊聚，而他也不吝邀請鄉親一起同樂。怎料，全村的人都來了，也包含當初背叛他的黃家長輩。那長輩歲數高卻仍精明，不顧一切也要來祝賀。那人來了，也獻上禮物，可是嘴上還一直懷念當年每個周日在金門會館，一起吃蕃薯稀飯、焢肉包、豬腳芋頭等家鄉菜的情景。爸爸臉色一直不好看，而正當媽媽驚覺時，爸已經跟黃家長輩打了起來。傷勢說有多嚴重嗎……，可能未必吧，然而我爸卻因此住了院。經過檢查，意外得知我爸早就罹患癌症。我媽真的無法接受，好不容易盼回來的丈夫，又進了

醫院。可是，也只有她能擔起照顧丈夫的責任了，畢竟她曉得孩子們遠在外地。癌症之中還有癌症，我媽聽到醫師這麼剖析，幾乎快崩潰，我在電話那頭聽到就趕回家了。

李昊婷除了第一次，其它幾次全沒聽完，她不認為自己還需要複習多次這樣的傷心事。不過，她贊成楊皓然回到老家，接下整頓家宅的工作，包含經營起民宿。

※

楊氏民宿開張後，很快吸引不少旅客，而李昊婷跟楊皓然前段時日播製的 podcast 頗獲好評，在 Threads 上先是認可是有潛力的脫口秀素人，後有人稱讚是民宿界的喜劇天王。不過，他倆看著看著倒是笑出來，裡面不少留言都是以前的同班同學。

「他們倒是會回饋你啊。」李昊婷挽起頭髮，丸子頭讓她看起來比大學時更年輕。

「一群損友。」楊皓然嘴上這麼說，手上的剪輯卻是沒停歇。他的錄音設備比起之前，那可不能同日而語。

他知道，自己開民宿可不是為賺錢，而是為母親。自從母親送走父親後，鬱鬱終日的情形讓他直接打消出國念頭，直覺應該返回與屋共生。這種話他沒跟誰說，連弟妹也沒提過，可是李昊婷卻明白。她的原生家庭安樂和煦，父母康健俱在，以條件來說，本可安穩，但她卻選擇跟他一起過日子。

到底是開了民宿才一起過生活，還是把日子一天天過了才認為不如開間民宿？說實在，楊皓然記不得了。只是，他們倆相加起来或許真有其能，她善於室內軟裝，他擅長為此地說故事，動靜之間即是賣點。

每日深夜，楊皓然忙到筋疲力竭，唯一感到安慰的是，母親竟漸漸願意出門了。父親口中的阿蓮是昔日小鎮之花，然而半生以媳婦身分耗在異鄉，身為兒子的他，從來不敢問母親的選擇是否無悔。正如他躍進時空之峽，未敢問多年前就暗自喜愛的女子，真的就依隨自己落定小島嗎？只是，對方給予他的篤定，使他從潛航成為前行，他亦帶著母親浮出水面。母親廚藝頗佳，他半撒嬌地央求母親為民宿客人做早餐。母親勉強答應，卻做得道地，這後來也是楊氏民宿的賣點之一。

楊氏民宿之所以瑰麗，全仰賴著一磚一瓦疊起的房樓。楊皓然索性理了平頭，專心致志地迎接四方客人。

媒體來採訪，稱此處是地方創生的典範。楊皓然在社群平台上自嘲，這就是要窮鄉僻壤的人主動翻身，自行找尋資源、整合地方勢力。

他說得沒錯，在李昊婷的筆下，一位深具個性的民宿老闆華麗轉身。

「我不在乎錢的，妳應該曉得。」他趴在她胸前，努力運作。

「我在乎。」李昊婷答得零落，每次她都服輸。

對她來說，婚嫁就意味截然不同的生活，可是她感激這種轉變。預設好的人生規劃而今一如所待，過往那些如蝶如星的，全非那麼一回事，她卻深自感激。

現在是另一幅模樣，而即便她的親友半是懷疑，最後實在拗不過李昊婷的堅持。從原初的島來到貼近戰爭的海嶼，比起大陸，島與島之間聯繫可以說斷就斷。

對於任何一次為了改變現狀的出航，都是風險——付出代價。李昊婷親自遇上幾次因颱風而取消航班的情況，或者面對預訂民宿的旅客遇上船舶失靈，她都得處理和面對，誠如海嶼周圍永遠頻繁的浪潮，躲也躲不開。另一道躲不開的是尖刺。龍舌蘭和瓊麻爬在碉堡，抑或攀附在聚落、山壁，就連家裡種植的九重葛都攢著荊棘。厚又硬的葉肉得以在乾早期間能降低蒸散作用，且它們總是大範圍包覆，毫不客氣，形成某種活的圍牆，瓊麻深翠，龍舌蘭則是帶了灰青綠，抽長起來比人高，它們存在的理由不在於美觀，而是禦敵。

這裡不僅有防禦工事的遺留，連植物也得禦敵又抗旱。李昊婷深吸口氣，從體內由衷感覺到海嶼承載許多，故而搖搖晃晃，一下又抖落移往他鄉的人。人很難生根在此，每個時期總有不同狀況，考驗著定居於這個人，就連冬季狂風亦彷彿反覆詰問：你確定要繼續留在這嗎？

李昊婷不清楚自己的婆婆是否終究也染上遠行的症候群，開始密集地參加旅行團。先是，到台灣本島的三天兩夜，接著玩起周遊一圈、有山有海的行程。

沒多久，婆婆便在餐桌上宣布，她想出國去玩。

「媽，妳要去哪，我陪你。」楊皓然開口，偌大的黑眼圈顯見還沒補眠。

「不用！我自己去。」

李昊婷見婆婆不像是賭氣，倒有股「終於可以放飛去玩」的神情，接了婆婆的話：「媽，妳要去哪一國，我有朋友在旅行社工作，可以讓妳先看行程。」

只見吳嬌蓮點出 line 群組，秀出她早就做好的行程功課。

楊皓然看了李昊婷一眼，她曉得他是訝異於婆婆轉變之大。去年幾乎因悲傷而提早衰老的痕跡，現在一見，幾乎煙消雲散。

晚上在床，李昊婷說：「我覺得媽是談戀愛了。」

只見楊皓然皺眉：「少胡說啦，我媽哪可能。妳看，她為我爸多年守在這個家，而且，當初發生這麼多事，她都沒走。」

「你想過嗎，就跟植物的用途一樣。我來金門看到遍地都有龍舌蘭，差點以為這裡是釀

製龍舌蘭酒的重鎮，結果它多年來一直被當成抵禦傘兵降落的利器。所以，說不定媽就是因為生活改變，才有動力去旅行。這是好事啊，你幹嘛悶悶不樂？」

「沒什麼。我只是很難接受未來有個『新爸爸』。」

「這位！」李昊婷翻了白眼，「我只是憑著直覺猜測，也說不定媽是因為之前到台灣旅行，所以認識新朋友啊！」

「那得重新想想民宿的早餐要怎麼辦了。」

「我看直接找附近早餐店合作，推出住宿有早餐折價，或是讓他們直接到早餐店兌換一份早餐不就得了。」

楊皓然聽了李昊婷的發言，忍不住笑出來，「妳真的比我樂觀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」

「那，你覺得我美嗎？」李昊婷擺出個過分誇張的姿態。

「不如，我們給媽一個驚喜。」楊皓然突然牛頭不對馬嘴。

「什麼？」

古厝裡為了經營民宿而特意尋來的昏黃燈暈，此際便成為兩道身影交疊的證據。

※

喚回楊皓然之後，李昊婷給了他一杯安神飲。

「我聯絡了旅行社，他們應該今晚就有答覆。」李昊婷說完，也讓楊皓然確認今夜準備入住的旅客，「我們也需要隨時更新，因為他們之前就跟我說過，如果天氣太差，有可能就取消行程。」

「為什麼。」楊皓然突然冒出這句。

「嗯？」

「為什麼生活得是這樣？」

李昊婷伸出手，緩緩撫摸他的頭，「我親愛的同學，你好像忘了，你在大學一年級時說的話。」

「都那麼久的事了，還拿出來作數嗎？」

李昊婷突然明白，楊皓然只是想找個人吵架。她於是起身，拉著他出外。這次，她率先跨騎，就這麼一路載著先生來到海灘。去海灘沒什麼稀奇，對一座不大的海嶼來說，培養在海灘看天空的一百種心情才難。

楊皓然走到那架廢棄戰車旁，問了句：「老闆，你們這的海灘怎麼還有一架荒廢的戰車？」

「從以前就在了，你還沒出生前，這兒便有訓練場，它就是軍事訓練後遺留的證據。」

李昊婷盯著半埋進沙丘的戰車，她與他牽著手，坐在此刻無人的廣袤沙灘上。她雙眼只是瞪著風吹起落的沙粒，任雙足浸在其中，「聽說金門以前有很多鸞，隨處都能見到。」她陳述著，楊皓然聽得出她語氣中的遺憾。

「我可以帶妳去找。」楊皓然突然開口道。

他正盯著手機螢幕，眉毛挑得高高的，待他還沒轉身，李昊婷就曉得落海而差點失蹤的婆婆被找回了。

「你怎麼一點都不驚訝？」

「媽有多厲害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李昊婷笑嘻嘻地回。

「怎麼回事啊？妳什麼時候跟我媽有了什麼秘密？不……我知道媽很厲害，不然怎麼養大我們三個小孩，還又守著家庭！等等，妳笑成那樣是有什麼我不曉得的……快說。」

李昊婷嘴角停不下，她看著自己逐漸喜歡，而後愛上的海嶼之子，突然能感覺到體猶如灌進摻了龍舌蘭的高粱，一陣暖意，「我可以在夢裡告訴你。」她給了保證。

「這是什麼保證啊……妳快說明白，不然幾天後媽回來，我一樣可以問她。」

「你問。」李昊婷抓了一把沙，灑向楊皓然，把他當作最貧瘠土地上隨時能抵擋狂風的那株植物。

楊皓然假裝不敵，倒下。他望著天際，而那不因移動、遷徙而消亡的美夢，正緩緩從海上升起。